

新民晚报

大丽花，一直是我在上海想种而没有种好的一种开美丽大花的植物。

为什么呢？那应该是因为多年之前，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它在我的心里留下的美好印象的缘故吧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初，我父母在贵州遵义附近“支援三线建设”，在

山区里的一所医院工作，周围都是乡间。那时的我还在上小学，被留在上海跟祖父母一起生活，但也在贵州过了几个寒暑假。

贵州乡间原来并无任何形式的现代医药，只要内部器官患上了任何需要手术的急性疾病，比如阑尾炎、肠梗阻之类，便只有等死。父母所在的医院，虽然是为“三线”职工所建，但也为当地的乡民看病，挽救了许多生命。

有个当地的女孩，大名不知道叫什么，只知道她家小名叫“小花仙”，就是我妈动手术（具体是什么手术我记不得了，也许是急性阑尾炎）救下的一个女孩。这个名字用贵州话说特别有韵味，所以过了三十多年我还记得。用普通话或上海话念，就没有那个味道了。

女孩父母当然对我母亲十分感激，几次盛情邀请她去他们家坐坐。当时的医院宿舍建在一个小山头的腰部挖出的一片平地上，走下这个山包，往右拐一个弯，就到她家了。于是我妈就去了，正好当时我也在，就带上我了，于是就见到了“小花仙”。

小花仙那时是个十四五岁的女孩。我当然更小，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学生。我并不记得她怎样美，只记得她眉目间那种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生活的沉重与压迫，还有忧伤。

她家给童年的我留下深刻印象

还有以宽阔的木板为墙的水结构房子，还有就是院子入口处那一丛美丽的大丽花了。它开着半球形的全复瓣大花，每朵直径都有十厘米左右，由一层层的匙形花瓣整齐排列而成，白色，花瓣的根部透着一点点红色，在贵州山间清新的空气和温和的夏日中，开得是那么富丽、精神、完美。

说是叫我们去玩，可小花仙家实在太穷了，什么招待也没有。但看我那么喜欢那大丽花，她爸妈就剪了一大捧送我，回家在瓶里养了许久。

贵州是地广人稀，而且多山，少平地。在我所看到的乡间，人们并不聚村而居，而是一栋栋零星的房子散布在山野中，都是纯木制建筑，墙壁也都是巨木锯成的大板做成。但当时的山上却已没有大树，据说都是在炼钢铁的时候伐下烧掉了。

后来跟同伴在乡间玩耍的时候，我发现不仅小花仙家里栽了大丽花，当地的其他人家也这样，都在院子的入口处栽一丛大丽花。有白色的，有大红色的，也有白里透红的。贫困并没有阻止他们热爱美。

第二年再去贵州度暑假时，听

母亲说因为乡间人们成家早，小花仙已经结婚嫁人了。这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。

大了以后才知道，大丽花原产于墨西哥，十八世纪末的时候才被西班牙人带回马德里，然后从马德里的植物园慢慢传播到欧洲各地。所以，应该是某个爱花的欧洲人，要

来中国又舍不得离开他的这种开美丽大花的植物，于是就把它种子或球根带上船，带到中国的沿海地区的吧。不知道它是怎样传入贵州这样偏僻而遥远的中国内地的，而且当时交通又是那么不便。想必有无数爱花人，在那没有飞机没有火车甚至没有公路的时代，在马背上，在牛车上，在木船上，甚至在人肩上，在人的行囊里，把它带到内地，乃至传遍贵州那荒僻的乡间。

没有文字把这种植物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记载下来，如果有的话，我想一定如一部惊险小说那么精彩可读。种植大丽花的贵州乡民可能根本都没有听说过墨西哥，他们只是因为对美的热爱，才把这种植物传遍了他们所居住的崎岖山区。美的力量真是巨大啊，让人愿意为它付出这么多的劳动。

记得最后一次去父母工作的地方过暑假，是十三四岁的时候，迄今已有三十多年。父母在八十年代后期，也已调回上海工作。但贵州那片土地上的山水、花草与人，却常常在他们，也在我的魂梦里。贵州的乡民们在贫苦生活中的那种对美的热爱，永远地铭刻在我的心中。

标题就用过这一概念，当时只是一种想法而已，意思也和今天的不尽相同，响应者甚微，因而也就没

已经变了：没有人会拒绝汽车，但汽车已不那么重要。

买一辆汽车要花不少钱，而车到手后，其价值就会一年比一年减小。西方的年轻人接受了一种新观念：自己尚未工作不买车，以后要是买车，一辆小型普通的共享汽车足矣。将自己的汽车和一个共享汽车组织（中介平台）挂钩，自己不用的时候，车可以提供给别人使用。欧美的许多国家都已流行共享汽车（car-sharing）。共享汽车看似新概念，其实早在1975年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一篇文章

标题就用过这一概念，当时只是一种想法而已，意思也和今天的不尽相同，响应者甚微，因而也就没已经变了：没有人会拒绝汽车，但汽车已不那么重要。

买一辆汽车要花不少钱，而车到手后，其价值就会一年比一年减小。西方的年轻人接受了一种新观念：自己尚未工作不买车，以后要是买车，一辆小型普通的共享汽车足矣。将自己的汽车和一个共享汽车组织（中介平台）挂钩，自己不用的时候，车可以提供给别人使用。欧美的许多国家都已流行共享汽车（car-sharing）。共享汽车看似新概念，其实早在1975年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一篇文章



弘一法师 楷书·人物图 (竹刻臂搁) 李智



弘一法师 楷书·人物图 (竹刻臂搁) 李智

孤独岛

陶立夏

泰国南部海上的岛小而散，看到后来陷入近乎神志不清的茫然，近乎有在闹市穿越大街小巷的错觉。偶尔经过有发射塔的大岛，出版人的信号就会发到手机上，其中有一条说，散文集的名字定了，就叫《练习一个人》。过半天她又问，你喜欢一个人的状态吗？我坐在颠簸的船舱里，心想喜欢是个近乎“爱”的严重的词，已经不敢随便用了。所谓的“一个人”，它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以及由此营造的生活方式。对此与其说“喜欢”不如说“接受”。因为我相信人生来孤独，我们每个个体终其一生都在以误解的方式沟通，没有真正的互相理解这件事：一切外在都只是你内心的投射。所以从接纳“一个人”这个状态出发，你会坦然从容许多。

所以在所有的目的地中，我最爱的是岛。它的自成世界，它的保持距离，它的倔强的孤独。

曾在隆冬的夜晚做了个梦，一个皮肤黝黑的人对我说：跟我来。我跟她快速穿过昏暗的树林，赤足踏上漆黑的岩石，抬头时，看到远方的海上影影绰绰挤满了岛屿。她说：世界上所有的岛屿都在这里相逢。

那时我已因为厌倦长途飞行的疲惫而一年多没有旅行。但是，这个梦让我听到了召唤，所以收拾行李，心甘情愿飞12个小时。

南太平洋的岛屿上，每一个巨浪都带来一道彩虹，椰林里的工厂在制作椰子糖，可可豆苦涩的香气找不到方向了，花树下姑娘的腰肢像柔波里的海草。黑皮肤的孩子送来冰块，触碰到指尖的刹那，仿佛是滚烫的。

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是傍晚，喝着冰镇的啤酒看太阳落下、星月升起，银河前有流星划过，什么都没有做又好像人间万事都已经在这寥寥数小时内全部经历。入夜，海里的鱼偶尔会浮出漆黑的水面，它们回到水里的声音就像有人咽口水，咕嚕一声。

岛屿上没有四季。阳光太亮，照在皮肤上都是疼的。它在抵达你之前，经历过火山的烈焰，也曾栖身于山涧的清涼。有时也会遇到突如其来的雨。闪光的叶子上，落满穿越星空而来的急雨。岛屿像落日迅速坠入海中。

“你为什么来这里？”偶遇的陌生人这样问我。“我想在世界毁灭前，看一看它多情的、温热的、无忧无虑的边界。”

“哈！” “你呢，你想得到什么？” “面对的勇气与耐心。我已习惯并精通逃避的乐趣，但现在想停下来，转身看看追赶我的潮水。”

“你说的，是时间吧。” “也可能，是孤独。”

明人明言微语录

珍惜

安凉

珍惜也是一种财富和能力，历练后的珍惜，是尤为可贵的，可贵在于哪些值得珍惜，哪些必须珍惜，哪些如何去珍惜。珍惜也并非胡子眉毛一把抓。否则，你也无法做到真正的珍惜。当珍惜也只是浮光掠影时，值得珍惜的，也许已无力珍惜。

浮泛或晦暗的事物，随处可见，我们的目力所及，绝不只是这些，还要看到其中真正可贵的事物，犹如在一片碎石中找到珠玉。然后真情地去珍惜。

珍惜不是固守一隅，有时也是一种扬弃，从而珍惜最值得珍惜的。

十二分地珍惜我珍惜的，也会唾弃我必须唾弃的。当珍惜只成为一种想法、一种语言，而非一种行动时，这样的珍惜已被束之高阁，算是一种冷珍惜了。

足以优秀，足以出类拔萃，足以改变平常，足以创造神奇的未来，然而，一时的犹豫，放不下的包袱，挣不脱的束缚，都可能压折了这一蓬勃。

珍惜是一种情感，更是一种行动。当行动弱于情感和意识，这种珍惜已流于一种虚空。

只有拥有过刻骨铭心的感受，才会知悉珍惜的真正醇厚。

我知道什么是人生最珍贵的，所以，我每天都在殚精竭虑。

住在九楼二室的一对老夫妻，碰到了一件烦心事。楼上人家弄来了一套高级音响，一到晚上便大分贝放音乐，伴着跳舞。这声音在老夫妻的头顶上不停地旋转，每天要过了子夜才息音。连续几天，这对老夫妻实在是在吃不消了。怎么办？思忖之余，老夫妻便想出了给楼上人家写封信。

信上说：“尊敬的楼上的户主，这些天来，我们一到晚上便要连续五六个小时听到您家传来的音乐和脚步声，我们曾试图把这声音当作是催眠曲，以此将自己引入睡梦，但越是这样想，越是睡不着；我们也曾和着楼上音乐，当作与您们共同享受的机会；我们也曾想上门来悄悄地跟你们商量，是不是可以把音量调轻点，但又生怕打扰了你们的娱乐兴致。我们不能不考虑你们年轻人的爱好，喜欢热闹没有错。但我们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。所以，特致信于你们，交流看法，仅供参考。”

信放在了楼上人家的

曾几何时，拥有一辆自己的小汽车，对许多年轻人来讲，乃梦想之一。然而，今天西方的青年看法已经变了：没有人会拒绝汽车，但汽车已不那么重要。

买一辆汽车要花不少钱，而车到手后，其价值就会一年比一年减小。西方的年轻人接受了一种新观念：自己尚未工作不买车，以后要是买车，一辆小型普通的共享汽车足矣。将自己的汽车和一个共享汽车组织（中介平台）挂钩，自己不用的时候，车可以提供给别人使用。欧美的许多国家都已流行共享汽车（car-sharing）。共享汽车看似新概念，其实早在1975年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一篇文章

标题就用过这一概念，当时只是一种想法而已，意思也和今天的不尽相同，响应者甚微，因而也就没已经变了：没有人会拒绝汽车，但汽车已不那么重要。

买一辆汽车要花不少钱，而车到手后，其价值就会一年比一年减小。西方的年轻人接受了一种新观念：自己尚未工作不买车，以后要是买车，一辆小型普通的共享汽车足矣。将自己的汽车和一个共享汽车组织（中介平台）挂钩，自己不用的时候，车可以提供给别人使用。欧美的许多国家都已流行共享汽车（car-sharing）。共享汽车看似新概念，其实早在1975年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一篇文章

标题就用过这一概念，当时只是一种想法而已，意思也和今天的不尽相同，响应者甚微，因而也就没已经变了：没有人会拒绝汽车，但汽车已不那么重要。

买一辆汽车要花不少钱，而车到手后，其价值就会一年比一年减小。西方的年轻人接受了一种新观念：自己尚未工作不买车，以后要是买车，一辆小型普通的共享汽车足矣。将自己的汽车和一个共享汽车组织（中介平台）挂钩，自己不用的时候，车可以提供给别人使用。欧美的许多国家都已流行共享汽车（car-sharing）。共享汽车看似新概念，其实早在1975年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一篇文章

标题就用过这一概念，当时只是一种想法而已，意思也和今天的不尽相同，响应者甚微，因而也就没已经变了：没有人会拒绝汽车，但汽车已不那么重要。

买一辆汽车要花不少钱，而车到手后，其价值就会一年比一年减小。西方的年轻人接受了一种新观念：自己尚未工作不买车，以后要是买车，一辆小型普通的共享汽车足矣。将自己的汽车和一个共享汽车组织（中介平台）挂钩，自己不用的时候，车可以提供给别人使用。欧美的许多国家都已流行共享汽车（car-sharing）。共享汽车看似新概念，其实早在1975年，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的一篇文章

标题就用过这一概念，当时只是一种想法而已，意思也和今天的不尽相同，响应者甚微，因而也就没已经变了：没有人会拒绝汽车，但汽车已不那么重要。

有车不妨共享

有了下文了。到了1977年，carsharing的意思变了，用来表示多个司机驾驶一辆车的意图。

对于暂时没有车的人来讲，只要为手机（或电脑）装上一个相应的应用软件，他（她）随时都可很容易用到别人的汽车。举个例子：如果你临时想到某地去办一件事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在你所处地周围的周围找一辆共享汽车。你的手机显示器会告诉你，那是一辆什么样的车，是否加满了油。你只要输入自己的密码，就表示要使用这辆车。接着你很快找到了这辆车，用你的个人身份识别芯片在挡雨玻璃上刷一下，玻璃下面

“幸福是什么，幸福就是我有两只白羊，一只黑羊。”

早上出门，打开鞋柜，突然心里冒出这样一句话来。我没有一只白羊，也没有一只黑羊，我有的是和旧电影《人鱼朵朵》里的粗若瑄一样，满满一柜子细跟的、粗跟的、浅口的、系带的、鱼口的……高跟鞋。

女人喜欢重复地买东西。买很多衣服，适合的款式最好每种颜色都备一件；买很多包，应对不同的场合；买很多鞋子，因为要配那些衣服和包。以前我也跟风买鞋子，尖头流行的时候，看所有圆头的都觉得别扭；我一度很迷过Chloe风格的粗高跟鞋，但是有一天打开鞋柜，怎么看都觉得和自己娇小的身材不搭配，彪悍得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穿了高跟鞋，于是被我打入冷宫。如果刚好当天要走一点路，我会选择一双坡跟鞋出门，舒服，也有一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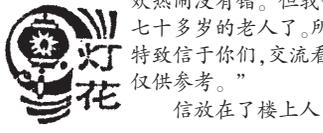
的高度。细高跟的鞋子最受宠爱，不盈一握的纤细，有种楚楚动人的气质。其实一直想穿平底鞋：宽松的上衣，下面配窄腿的七分裤，穿一双芭蕾舞鞋风格的平底鞋，小圆头，一脚

办公室，和我背对背坐的是一个高个子美眉。1米68的窈窕身材，绝对有资本穿平底鞋。但是她的鞋子每一双都至少有6.5厘米以上的海拔高度。有一次，我终于忍不住问她，为什么不穿平底鞋呢？她说因

为她有一个1米85的先生，她总是希望自己站在他身边时，两人的高度差可以缩小一点。我相信，其实她的先生肯定不会在乎那几厘米的高度，但是说到女人，总还是有些那样傻傻的固执。

电影里，就算已经遇到了爱自己的人，朵朵还是忍不住要去女巫店拿故事书换回一双双细巧美丽的鞋子，仿佛抱回了一堆安稳踏实的保障。生命中，我们总是会被那种不安定的感觉击中，总是想抓住些什么，一个许诺，一段相伴的光阴。可是，那常常只是短暂的瞬间而已，翻过去了，依然是虚无。

有一天，当我终于可以坦然穿着一双平底鞋出门的时候，我发现，这一刻，我已经可以接受生命中所有那些不完美的片断了。



明确界定的商业区内的任何一个停车场还车（导航仪会引领你还车）；另一种模式是自由停车模式，不必在借车地还车。下车前按惯例将车钥匙放在副驾驶座前面的手套箱（杂物箱）内。

使用分享汽车的费用约为每分钟30欧分，如果用户只是想中途临时离开一下，他可按“泊车”键，计费装置于是按“逗留”模式运行，费用每分钟10欧分。用车结束后，从用车者的账户上扣除用车费，并

很快通过短信或邮件发来一张收讫单。

车主可以自己决定共享费用，共享平台只起中介作用，每次用车提取一定的佣金罢了。加入共享汽车组织很方便：办理一次性登记（包括出示驾照、提供有关车况的数据和图片、缴纳30至50欧元的登记手续费）。

共享汽车的运作既解决了汽车的闲置问题，是一种互利、双赢、节约资源和对公交服务的补充模式。

为高跟鞋平跟

大鱼

套。低调又优雅，简单中有一点温婉的孩子气，是夏天意大利、西班牙女孩子最常见的装扮。可是，总是觉得，脱下高跟鞋的自己，身材不够完美而不敢尝试。

七夕会 时尚感觉